

古人也有论坛吗？



明本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宋人的市井生活

近日，一个消息不胫而走：天涯社区回来了。

对于许多互联网老网民来说，这个名字承载着一段特殊的记忆。那里诞生过《鬼吹灯》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等现象级作品，也见证过无数深夜里的争论、倾诉与围观。有人在那里发表长文，有人在帖子后跟评留言，还有人只是默默潜水，看陌生人的故事打发时光。

古早论坛令人怀念，并不仅仅因为青春记忆，还因为它曾提供了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：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起，议论世事，臧否人物，交换见闻。

那么，在没有互联网、没有电力，甚至连信息传播都十分缓慢的古代，中国人是否也拥有属于自己的“论坛”？他们又是在哪里讨论国家大事、传播坊间新闻、评价社会人物的呢？

乡校：千年前的“论坛”回响

如果要给中国古代寻找一个最接近网络论坛的地方，那么应该是春秋时期郑国的乡校。

乡校原本是地方教育机构，平日里用来教化乡民、讲习礼乐，白天书声琅琅。但当太阳西沉，人们劳作结束，热闹地聚集于此，它又成了一个公共议论空间。百姓们在这里交换见闻，评论时政，议论官员得失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里既是“线下论坛”，也是民意汇集的“留言区”。

然而，在百姓们不知道的地方，两位高官正在讨论乡校的去留问题。

《左传》记载了这样一段著名故事。郑国执政子产当政时，大夫颯(zōng)蔑担心百姓在乡校议论政事，会损害官府威信，于是建议将乡校废除。子产却不以为然。他认为，百姓聚集议政，并非坏事。人们议论施政得失，恰恰可以帮助执政者发现问题、修正错误。百姓赞成的政策，可以继续推行；百姓反对的举措，则应认真反思。

子产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：治国如同治水，与其筑起高堤强行堵截，不如疏通河道，使水流有所归处。民意也是如此，给百姓一个表达意见的渠道，反而更有利于社

会稳定。

最终，因为子产这番高论，颯蔑放弃了毁掉乡校的想法。这段记载后来被历代士人反复称道。孔子对这一做法颇为赞许，唐代韩愈更专门写下《子产不毁乡校颂》，称颂其广开言路的胸襟。

当然，乡校与今天的互联网论坛仍有本质区别。它无法跨越地域，也无法留下海量文字记录。但从公共讨论的角度看，它已经具备了论坛最重要的特征——让普通人拥有一个可以发声、可以议论公共事务的空间。

太学：精英们当“论坛版主”

若乡校是普通百姓议论时政的场所，那么东汉太学则更像一个由知识精英主导的大型论坛。

东汉后期，太学已发展成为全国最高学府。鼎盛时期，太学生多达三万人，来自天下各州郡。他们之中许多人未来都会进入仕途，因此太学不仅是读书求学之地，也逐渐成为士人交流思想、评议时事的重要平台。

汉桓帝时期，一件事让太学生的影响力展露无遗。

当时，冀州刺史朱穆上疏弹劾宦官势力，却因此获罪下狱。太学生为此联名上书，为朱穆鸣不平。他们认为，朱穆弹劾奸佞本是出于公心，如今反遭惩处，实在有失公道。最终，朱穆得以获释。

在当时，一个人的声望不仅来自朝廷任命，也来自士林评价。郭林宗、贾彪等名士备受推崇，李膺、陈蕃等士大夫领袖更成为天下士人景仰的对象。许多官员把获得太学生认可视为一种荣誉，而被太学生公开批评，则足以损害自身名声。

如果借用今天的互联网语言，东汉太学生既是论坛里的活跃版主，也是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意见领袖。

随着东汉宦官势力不断扩张，他们开始将清议视为威胁。延熹九年(166)和建宁二年(169)，朝廷先后发动两次“党锢之祸”，宦官集团以结党营私为名，将相关士人列入党人名册。凡是列入党人名册的，一辈子不准做官。大批士人因此遭到禁锢和打击。曾经活跃于太学和士林之间的“论坛”遭受重创。

汉献帝初平元年，董卓怂恿迁都长安，并将洛阳建筑焚毁殆尽，其中就包括太学，讲堂、生舍尽数被毁。之后，太学日益衰落。魏文帝黄初年间虽然在洛阳重新设立曹魏太学，但校舍、生源、学风远远比不上东汉全盛时期。

从勾栏瓦舍到邸报京报

乡校和太学解决的是“在哪里讨论”的问题，勾栏瓦舍和邸报、京报则指向了另一个问题：信息如何传播。

论坛之所以热闹，不仅因为人们能够发言，更因为一个观点、一则新闻、一篇故事能够迅速扩散，被更多人看到。不过，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，古人同样拥有自己的传播网络。从天下纷争到歌舞升平，千百年间，市井诞生了蓬勃喷涌的信息流。

宋代城市经济繁荣，汴京、临安等大都市人口聚集，勾栏瓦舍应运而生。勾栏瓦舍的兴盛，为说书艺人提供了稳定的表演空间，他们把传奇小说编成故事，声情并茂地演绎给百姓听，把历史掌故、传奇轶闻与时事见闻都散播开来。能被他们讲的故事、说的事件，就相当于今日的“热搜”了。当然，那些不去勾栏瓦舍娱乐的百姓也有自己

获取信息的渠道，他们听着邻家妇女、村中老者在村口大树下的故事，共同构成了古代的信息网。

若说书人的故事是“热搜”，那么邸报、京报就是古代版的“官媒推送”。唐代，各地藩镇在京城设有进奏院，负责传递政务信息。进奏官将朝廷诏令、官员任免、奏章摘要等内容抄录下来，送往地方，这便是邸报的雏形。到了宋代，邸报制度进一步完善，由朝廷统一审核、定稿后抄发天下，形成较为稳定的信息发布机制。它传递的信息权威性较高，但互动性有限。

当然，信息的传播永远依赖大众，宋代自有那聪明人创办了宋代“小报”，也是中国最早的民办地下报纸。小报“编辑”们私下打探宫廷秘闻、官场内幕，偷偷抄写售卖，虽然屡遭禁绝，却始终禁而不绝。小报往往抢先刊载官员升迁、宫廷动向乃至坊间传闻，其传播速度有时甚至快于官方邸报，因此被视为中国最早的“社会新闻”。它们与官方邸报并行存在，构成了古代社会另一条活跃的信息渠道。

到了明清时期，官方邸报主要在官僚系统内部流通，而民间报房则根据公开资料编印“京报”。清代邸报与京报的官、民之分更为明确：邸报只供官府，不对外售卖；而北京民间则有专门的报房从邸报摘抄内容，统一印上“京报”报头，装订成册、沿街叫卖、订阅寄送，不许私自采编新闻、不能加评论，偶尔夹带市井奇闻。

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，我们会发现：古人其实也有自己的“论坛”。只是无论是乡校、清议，还是勾栏瓦舍的故事，抑或是邸报、京报的新闻，在信息传播和交互上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。那时候，市井百姓往往只是信息的接收者，人们可以听见、看见，却很难像今天这样，随时随地参与讨论、留下自己的观点。

如今的人们有了更多平台可以获取信息、发表评论。自媒体的发展也让人加速进入了一个“众声喧哗”的时代。我们更因此迎来了新的挑战——如何在信息洪流中去伪存真？如何突破自己的信息茧房？

也许，这是古人与今人面对的一个共同课题。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